

寻找水凤姐的故事

廖元峰

缠。

我第一次随父亲去岭头是九岁那年。那时，乌溪水库还没造，我们从衢州乘早晨的客车到小湖南顶家，再步行到赖家村，五十多里。父亲一次又一次指着远处的山，鼓励我走啊走，我一双小脚都走肿了。到赖家见到爷爷已是黄昏。长长的石头路，黄黄的泥巴墙，黑黑的门板屋，爷爷给我端来泡脚水，一个小姑娘给我递来了擦脚布，这就是大伯的女儿水凤。

此次探亲正是春节拜年，小山村的人都在家，热热闹闹的，家家户户都是廖姓客家人，吃了东家吃西家，水凤姐带着我玩。一会儿掏几颗炒玉米籽给我，一会儿又摸一块江山米糕给我。炒玉米籽有炒开花的，还有炒了不开花的，我们石梁这边有一咬“咯咯”响。江山米糕第一次吃，硬硬的、干干的，非常难咽。水凤姐告诉我，江山糕会越吃越有味，越吃越香。我吃着吃着一声咳嗽，糕粉从嘴里喷了出来，撒了水凤姐一身。她一点也没怪我，反而哈哈大笑起来，把我也逗乐了。

第一次见水凤姐，她给我的印象是漂亮、活泼、可爱。第二次见到水凤姐

是1973年春节，我二十一岁高中毕业，父亲带我们全家去拜年。石头路，黄泥墙，天空飘着淡淡的炊烟，地方没有变，变的是给我打泡脚水的那个白胡子老头不在了，水凤姐不见了，祖上的旧屋变得东倒西歪，大伯家多了几个小妹妹。群山巍峨却光秃秃的，笑脸依旧却有几分无奈，集体化年代乌溪水库区的山村开始沦为贫困山乡，群众温饱难以解决。大伯家因为生了“五朵金花”，生活十分困苦，所以水凤姐也早早出嫁了。父亲不敢在大伯家多吃饭，一家亲戚吃一餐，都吃过了就回石梁。我非常想见一见水凤姐，父亲安排了一个晴天，翻过洪公凹，去江山那边上门拜访。

洪公凹的阶梯一个比一个高，每一步都寄托着我对水凤姐的思念。上山摸蓝天，下山踩白云。水凤姐嫁的江山那边，还是小山村，又是泥墙屋，门前一道石头坎，屋里空空的。看到娘家亲人来了，水凤姐很开心，但因家庭贫穷，她一再检讨没什么好招待的。为了不给水凤姐增加负担，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走了。

第二次见水凤姐是亲切的，却少了欢乐，心头产生了忧虑，我开始担心起水凤姐的生活来，甚至心里有点恨水凤姐身边的那个男人。那个年代，山区群众都贫穷，库区群众更穷啊！

1974年，我当了兵，往后二十年再也没见过水凤姐。1992年，我从部队转业到衢江区政府机关工作，曾多次去岭头赖家村，调查贫困村情况，库区农民增收难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亲友们一贫如洗的生活，让我非常地担忧。几十年过去，人民政府对库区群众脱贫奔小康扶持力度非常大。一方面开通公路，让山民交通方便；另一方面下山脱贫，让库区村民迁移山外，让农户从根本上脱贫。如今，岭头赖家村通了公路，并且有了公交车班

车，出山比过去方便多了。部分群众享受了下山脱贫的政策，分别安置到了廿里、云溪、高家等地，原岭头乡六千多人口，迁出二千多人口，剩下四千多人口走上了全面小康之路。

水凤姐怎么样了？她的生活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结。今年六月二十七日早晨，乡邻邱维正会我回赖家村看看，我拿起手机就走。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黄墙黛瓦，村头老农，看似原生态的环境没有变。但走近一看，许多房子都锁着门，有的门口长满了草。邱维正给我介绍，这家在外地打工，平时不回家，过年才回村；那户儿子有出息在城里做了老板。来到大丘垅、大坑头自然村，我大伯两个儿子一个在石梁镇发展，一个在廿里做工。叔叔三个儿子两个在廿里打工，孩子在镇上上学。山村依旧，日子更新！

午饭之后，邱维正和他的爱人热情地领我去找水凤姐。

通公路之后，从赖家到江山洪公那边，再也不用一步步翻越洪公凹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山道绕行，我们找到了水凤姐住的洪福村。乡亲告诉我们水凤姐已在几年前迁移下山，在清湖镇一村定居。我们一路驱车赶到清湖，开始打听水凤姐的家。邱维正是赖家村长大的，与移民交流有办法。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水凤姐的家。

家门没关，在邻居们建议之下，我们推了进去。排屋，从一楼可以到三楼。看起来与一般居民没什么特别，但一楼的一辆豪华轿车和一辆豪华摩托能看得出水凤姐生活奔小康了。水凤姐不在家，邻居们帮着打电话寻找。

夕阳西下，天色慢慢昏暗下来，水凤姐没回家来我们很焦急，我的一颗心好象是悬着的。五点钟了，水凤姐赶回来了，忙着让坐，忙着烧开水，忙着问这问那。我握着她娇小的手，看着她开心的笑容，仿佛又见到了第一次见到的那个水凤姐。

急着赶路，许多话来不及说，眼前摆着的这一切，有些话也不用说了，我对水凤姐生活的担忧彻底消除了。分别的时候，我默默念道，大姐啊，你是国家下山脱贫政策的受益者，愿你和乡亲们在全中国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过越好！

夜过衢江

(外一首)

余元峰

夜过衢江

一座塔上的，或是更多旗帜之上的红色，持久地留下光芒
你会心怀火焰吗？

过后花园而不遇飞雪磅礴
十里沿江大道上
各色人等，唯有橘子花白透了故里
数也数不过来

如果一座城汇通四省
夜色下衢江是中心，那么
更深邃处的乌溪江，信安溪以及
下游江心的那月浮石
不也心怀烟波吗？

我喜欢在江火里走，也喜欢停留
衢江一隅
听着水流，一个夏夜会戛然而止
而风停了红色
旷野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那条旧巷子也过于安静
一根银针落地无声
子夜花吻的无声
我和明朝的大夫在月下轻声交谈
指点江山

你说在白瓷上描红，烟青色，都不曾着墨
只有火焰的木柴熄灭，炊烟起
他磨了一砚长夜
力透纸背才是墨笔在灯下的功力

夜过衢江
同行的人都骑了白马或插上
羽翼而去
江面上，今夜或有红旗猎猎作响
迎潮而立

彩蝶飞舞在衢江之畔

(组诗)

柯山樵夫

蝶之变

彩蝶飞舞在衢江之畔
正是燕子衔来春的消息——
衢江不再只是一条
古老的江水，潮涌之际
一座新城以你为名
孕育一个灵动的希望

真的是时代的裂变呵
变就要变好，筚路蓝缕
创业的情怀与汗水交融
滴滴渗透到每一寸土地
衢江两岸绿色的庄稼
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不甘寂寞，拔节生长

蝶之梦

彩蝶飞舞在衢江之畔
不似庄周之梦的虚幻
美丽的、富饶的、小康的梦想
历经衢江浪潮的洗礼
纯净如江上的明月

衢南深处的乌溪江
默默地向三衢大地
送来甘甜的乳汁
喂养着人们的身体
也滋养着逐渐丰满的理想

贺绍溪依然是那么清澈
犹如谢老改革进取的思路
传承“鸡毛飞上天”的执着
莲花般的憧憬
已经亭亭玉立，意气风发

蝶之恋

彩蝶飞舞在衢江之畔
恋恋不舍这片绿水青山
工业立区、美丽乡村、
现代田园、空港新城
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辉煌

公铁水空，展开了立体的画卷
通江达海，开拓了无限的未来
这片希望的热土啊，
抓住了大战略的枢纽
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故土新貌
衢江人更加眷恋自己的母亲
未来可期
衢江之上千帆竞发
五湖四海的弄潮儿
正潮涌而来，乘风破浪

在衢江上游读另一幅山居图

现在万籁俱寂
现在衢江接纳了整条钱江源
现在我看到万亩山水
自上游缓缓铺开一个长轴金秋

秋色宜人还是
故园里不肯熟透的青色，径直
让流水劈开了南山
东坡还在
从满庭榕桑花里读白月光，读今晚潮水锋利
白鹭起飞时，北岸有芦苇微澜

上游洗墨，流水是不是沿青山
洗城深草木，翠竹
洗一幅尚未完全展开的山居图
我们各自从秋林中小心翼翼捧出
一把凉薄之水

一天之中难以穿越的河流，越来越辽阔
蔚蓝色，信马由缰
响应隔岸之火
雪下来之前，后花园雨水充沛
我在衢江上游读一幅山居图，顺流而下

故乡的三棵树

邱慧萍

无论怎么怀念，村庄还是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时光如大大的扫帚，冷静地扫去那些久远的人事。我眼睁睁地看着，菜园被新的路基碾压，老屋被新的洋楼取代，溪流变道了，枣树移走了，学堂空寂了……奶奶、大伯、大妈、婶婶、舅舅……走着走着就散掉了。村头那座绿屏般的青山，旧坟连着新碑，规模越来越大，好似一个新的村庄在那儿蓬勃生长。于是，一大块一大块关于村庄的记忆在崩塌，我在梦里呼喊，怎样才能找到回家的路？一个行走中的村庄，除了名字幸福源没变，一切都在变。我不再是主人，儿童相见不相识是再自然不过了。

“妈妈，我想去外婆家！”四岁的葫芦用清亮亮的眼睛望向我。这个四十多岁才得的二宝此时并不介意妈妈的沧桑，他更爱外婆家特有的家的温度。“葫芦，喜欢外婆家的什么呀？”

“有馒头、发糕，还可以赶鸡赶鸭子，还有开心狗狗，还有树……”这些宝贵的乡村记忆能保留多久呢？我抱着葫芦，在摇椅上想起了故乡的三棵树。这三棵树如三颗亮晶晶的铆钉，将我的村庄定格在心魂深处。

村庄最上端的山道边屹立着一棵慈祥的老红枫，五百年左右的历史。下端的根桩子有三分之一露出泥面，也有洞穿的大孔，但不影响老枫枝繁叶茂，如佛般安详镇定，笑傲春秋。他看着我们从稚嫩的小团妮小鬼头变成沉稳的老母亲老父亲，还是那么乐呵呵地俯瞰着我们。老枫再往上走两百米有一处好水，唤作龙潭，清流沿着蜿蜒的石壁经灵泻入小潭。幸福源出生的小伢子不管男女都会用草垫子垫着从那水道上呼啸着滑落潭中，水花四溅也伴随着笑声四起。玩得尽兴了才发现男孩的短裤女生的裙子都被磨出了几个大窟窿，可怎么回家跟娘交代？心里担忧着父亲的竹片板和母亲的唠叨，我们就在老枫树底下做游戏，抓知了，扑蝴蝶，有时也会看到颜色绚丽的菜花蛇慵懒地从草丛里游过。我们玩到天黑，直到听到母亲细碎的脚步声，“回家吃饭嘞！”我们才在夜色掩护下跟母亲回了家。等到第二日母亲问起裙子上的破洞，就搪塞说是老鼠咬破的。母亲也不深究，拿了针线忙碌起来。有时父亲到山上拖毛竹，日落偏西，母亲就让姐弟几个提了开水点心到老枫

根底下等着，我们抬头数那树叶缝隙里藏着的知了，有时爬上去

抓几只栖在低处的。大伯伯路过就会笑话我们：丫头丫头不知羞，爬起树来像小子……如今我再回村庄去拜谒那棵老枫时，大伯伯已长眠在老枫对面的田埂上，朝朝暮暮和老枫对话了。回乡之时，有时也见那穿着时髦的一对儿带了白净的娃儿在树下徜徉。目光遇见了，会心一笑，老枫也慈祥地笑。

村庄的最中间的河边上曾经挺立着一株800多年的夫妻柏，本是同根而生，到五六米高度竟分成两株，缠缠绵绵，相依相伴一路攀援而上。又如地底下旋出的两股青烟，直往高空冲腾而去，细细的树尖指向苍天。村里的婆婆奶奶们拿了香纸常在老柏树下拜，为娃儿收惊，为病人祈福，为来年顺利，不一而足。我六岁那年，和小伙伴们在夫妻柏旁边的溪里洗澡，因为拿着肥皂盒子抓虾而落了单。转身看时，四下空无一人，于是就坐在柏树下哭了起来，等父亲寻来，我不知被什么恶虫咬了，腿肿得走不得路。父亲接下去整整一个星期寻医问药，跑遍四乡八邻，终不见好，还发起了高烧，医生竟然建议截肢保命。父母怎么也舍不得，抱着昏昏沉沉的我回家，整夜流泪。乡亲送了草药来，送了鸡蛋来，送了野果子来，劝慰道：“说不定因妮哭声惊扰了柏树神灵，故意捉弄小孩子，好歹用香纸去请请，道个歉试试。”脾气倔、性格刚、从来不信鬼神的父亲为了骨肉到底向夫妻柏弯下了膝盖。不知是草药奏效还是神灵原谅，我的腿在接下来几天莫名其妙痊愈了。后来的某一年，夫妻柏糟了雷，半边枯焦了，再过几年，另一边也憔悴了。再后来，外乡来了人，要买走这柏树。锯子声响了几天之后，夫妻柏不见了，地面上只留下了白白的根墩子。后来，根墩子也被挪走了。

村尾的老樟树是村庄的大门神，五百多年的树龄，不显沧桑，秀而繁荫，如威武的大将军驻守关口。“出了水口，樟树之外，就不是老樟树的保护范围了。”奶奶在世往往这样告诫孙儿辈。慢慢地，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老规矩渐行渐远，也有房子造到了水口之外。但老樟树似乎毫不介意，依然热情张开臂膀，迎接着每一个回到村庄的身影。老樟树静静等待，有的离开村子再没回来，有的回来时已是物是人非，有的换成欢呼雀跃的下一代回来……樟树以外，是绵延七八里的水库，山光水影，小径曲折，另有一番神韵。我把老樟树种在自己心里，让他的枝枝叶叶护住我珍藏的村庄证据。有一个误入传销窝的后生终于在几年后平安回到村庄，抱着树干不肯放，嚎啕大哭；也有孝顺的儿郎为了顺着母亲的意，将宝马车停在树旁，提了篮子带了孩子来拜樟树讨个平安，不顾城里的媳妇一脸的鄙夷。

“妈妈，妈妈……我要去外婆家！”葫芦的小手拍打着我的衣襟。我也曾这样牵着妈妈的衣襟呼喊，觉得那时的村庄年轻是因为父母都还年轻。如今村里那里跳跃着的孩童不是一样觉得现在的幸福源年轻吗？整洁的村道、崭新的路灯、热闹的农家乐，还有刺激的漂流。老樟和老枫的眼神一如当年那么澄澈和安详，不变初衷。我也悄悄把那些珍贵的镜头收藏起来，且带葫芦去赏那生机勃勃的新村庄——幸福源。

衢江

(文学副刊)